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8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安福祸国记

段氏卖国记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安福祸国记

南海胤子◎撰

# 段氏卖国记

温世霖◎撰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福祸国记/南海胤子撰. 段氏卖国记/温世霖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6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33 - 7

I. ①安…②段… II. ①南…②温… III. ①安福系 - 史料②段祺瑞 - 生平事迹 IV. K258.406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63 号

- 
- 书 名 安福祸国记  
撰 者 南海胤子  
书 名 段氏卖国记  
撰 者 温世霖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1}{8}$  插页 2 字数 154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33 - 7  
定 价 22.00 元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 目 录

## 安福祸国记

整理说明 ..... 3

安福祸国记题词 ..... 5

叙 ..... 7

序 ..... 9

自序 ..... 11

凡例 ..... 13

## 上 编

安福部之缘起 ..... 17

安福部之扩张 ..... 20

安福部全盛时期 ..... 22

安福部与国会 ..... 28

安福部与内阁 .....	61
安福部与国债 .....	67
安福部与外交 .....	74

## 中编

安福部与财政 .....	103
安福部与军阀 .....	139
安福部与和议 .....	152

## 段氏卖国记

整理说明 .....	213
------------	-----

自序 .....	215
----------	-----

章序 .....	219
----------	-----

一、袁世凯之遗命 .....	221
二、段祺瑞之弁髦约法 .....	222
三、段祺瑞媚嫉孙唐 .....	225
四、段祺瑞之谋杀异己 .....	227
五、段祺瑞之凌虐总统意图篡弑 .....	228
六、段祺瑞之挑拨川乱 .....	229
七、段祺瑞之发起徐州会议制造督团干涉宪法 .....	232
八、段祺瑞贿造公民团围殴国会议员 .....	233



九、段祺瑞免职怨望教唆独立谋叛共和 .....	236
十、段祺瑞之解散国会主动复辟 .....	238
十一、段祺瑞矫托讨逆自为总理劫夺印信 .....	243
十二、海军讨逆护法与国会议员自由集会 于广州 .....	247
十三、段祺瑞之对德宣战 .....	257
十四、段祺瑞伪造临时参议院窜改国会选举法 .....	259
十五、段祺瑞扰乱湘粤与国民宣战 .....	262
十六、靳云鹏曲同丰赴日缔结军械借款及 军事密约 .....	267
十七、段祺瑞任参战督办与再任总理胁迫 元首下讨伐令 .....	271
十八、段祺瑞强奸民意贻造安福伪国会 .....	276
十九、段祺瑞使徐树铮赴日订卖国密约 .....	284
二十、段祺瑞卖国借款一览表(略) .....	289
二十一、段祺瑞力主欧约签字效忠日本 .....	295
二十二、段祺瑞使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预备 为也先俺答 .....	299
结论 .....	301
跋 .....	303

安福禍国记

南海胤子 撰

## 整理说明

作者南海胤子,真实姓名不详。书中所收作者给大总统呈文中有“遂令粤军之助中央者,莫、张败于潮、惠,龙氏败于高、雷,职等亦受连带而俱败……”等语,由此可知其曾参加广东战事,失败后闲居北京,故熟悉皖系内幕。

本书于1920年由北京神州国光社出版。据作者启事,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目前仅见上编和中编。全书为记述安福俱乐部和安福国会活动的一部专著,对安福俱乐部缘起及其把持政治、操纵选举以及该部重要成员简历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并收有部分原始文电和有关资料。书中之议论虽多有偏袒皖系军阀之处,但由于作者了解内情,故而所揭露的“安福祸国”罪行,亦多为当时报刊所不载,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由钟碧容整理。

## 安福祸国记题词

胤子

诸公原是不凡才，祸福无门揖盗开；  
冷观世事棋千劫，话到兴亡酒一杯。  
应运虎狼争道出，哀鸣鸿雁抱秋来；  
忧时欲箸潜夫论，湖海元龙志未灰。

烟云满纸泪痕斑，是是非非莫等闲；  
刘峻有心修信史，禹王无鼎铸神奸。  
文章价贱酬知己，恩怨分明便野蛮；  
放下屠刀未成佛，于今始悔读书难。

## 叙

安福一小小俱乐部耳，何以能祸国？盖有酿成其祸者也。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有之亦不能为祸。有军阀即必至有安福，无此安福亦有他安福。供安福金钱者军阀也。增安福势力者军阀也。发生种种阴谋者军阀也。涌起层层政潮者军阀也。军阀盛而文治衰，文治兴而军阀败。安福为政党耶，安福即文治派也。安福非政党耶，安福即军阀派也。文治之祸国在阴谋，军阀之祸国在武力，安福兼而有之。忽以军阀倾文治，忽以文治煽军阀。国有是党，党有是人，其受祸也，宜矣。今倒安福者军阀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安福又何怨焉。而倒军阀之安福者文治派也。仗义半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安福目不瞑矣。以祸国言，安福之罪当诛。然而可以诛安福者国民也。若以酿成祸国之人，诛安福之祸国，犹以罪人诛罪人。祸国者将一祸再祸，而祸伊于胡底耶！合众军阀而造成一安福，一文治派足以倒之。非安福之易倒也，谓之军阀倒军阀也可；谓之文治派倒军阀也亦可；谓之文治派倒

文治派亦无不可。文治派果能倒军阀，则转祸为福。若军阀倒军阀，祸犹未已也。若文治倒文治，其祸更大矣。我国民思之：祸我者如此，祸我者何人，安福其不再生耶？军阀其从此永废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编《安福祸国记》者，其有深意乎。

民国九年庚申七月七夕拈花微笑尊者序于宣南魔窟

## 序

吾读《安福祸国记》，不禁深有所感想也。纵观世界各国之党会如林，皆以集一党之精神，为国家策安全，为社会谋福利，为其党纲，为其宗旨。对内以促政治之进化，对外以谋国际之和平。如甲党发生不良之政策，而乙党必结合全党之力，从事猛烈之攻击。其胜负之结果，必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归宿，绝不敢恃武力，以违反民意也，故不愧称政党。吾国共和诞生，为期不过九年。其间如国民、进步、民主、共和、统一、筹安、讨论、研究、己未、庚申等各党，前仆后继，此伏彼起，不可不谓不盛矣。当其号召之始，莫不以民意为标帜。一旦势成，握有政权，军阀、官僚互相利用，所谓为国家策安全，为社会造福利，促政治之进化，谋国际之和平者，皆置诸度外。惟知搜括民财，为其党人之挥霍；一意孤行，只知有党，不知有国。无怪国民嫉视，有隐痛于党人也。若夫安福俱乐部者，初不过一游嬉赌博之蚁集场合，始能逐臭附膻，号召不良分子，施出种种阴谋，演成祸国殃民之事。尚以政党自居，不亦为政党羞乎。吾以为民智不开，无力禁奸，即真有为国为民之政党，恐亦不免中途变像，为

人所疑，况安福部之鸡鸣狗盗者乎！用以质之吾友南海胤子，不识以为然否。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一日，鄮山一郎



## 自序

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呜呼！安福之祸首也，以罪恶言，诚为国祸矣。尺磔蚩尤，千刳王莽，亦无人惜之。若尊之为首，似觉国人眼孔太小。夫首者，一团体中共推为尊者也。有首则党之势成，有首则党之力大。首善则党善，首恶则党恶。安福部果推何人为尊而拥戴之乎？王揖唐、曾毓雋有此资格，而无其权；徐树铮有其权，而无其位。然则为段祺瑞乎？安福部利用段氏，而非拥戴段氏。边防处以赞参授徐树铮，怫然不屑就，只此一端，已可概见。平心论之，安福部祸国之罪，必安福部推尊拥戴之人，而又甘心受其推尊拥戴者，似可称为祸之首。何也？安福部苟无推尊拥戴之人，虽为祸亦不大；其人苟非甘心受其推尊拥戴，何肯听其为祸而不问。既甘心受其推戴，即甘心为安福部之首领。安福部得此首领，有所恃而不恐。首领对于安福部，当然负完全责任。情理如此，无所谓挟制。国人公认安福部祸国，迭为惩办祸首之要求。今祸首已明令通缉矣。何以有此祸？何以谓之首？具此鉴别之真知，乃可以读吾《安福祸国记》。民国九年庚申孟秋吉旦，南海胤子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凡例

近年吾国政局变幻不测，光怪陆离，为吾国祸者，何止一安福部。本编专记安福部之事，凡与安福部无关者，概屏不录。

本编所载，有报纸已登录者，有得诸见闻者，融合贯澈，不厌求详，一概采入。

黑幕重重，局中人常有不能尽知各方面之真相，况局外观察耶！一人之见闻有限，阴谋之百出不穷。本编记载仍以事实为主，不敢过于炫奇为附会之谈，亦不因其失败为苛刻之论。

安福罪案具在，自有公论。凡丑诋漫骂之词，一概不取。

安福重要人物，凡有事实可记者，皆仿《史记》列传之例，人各一传。根据事实以为褒贬，务求公平，不计其在缉拿中否也。盖犯法者不无可以哀矜之情；漏网者亦应有诛心之论。

专制时代有为尊亲讳者，共和时代有为强权讳者，言论自由，若是其难哉！本编记载于万不得已时，亦只有寄托于

文字之外。盖事非寓言，不能用诡名诡实之例。人多明眼，何妨在传疑传信之间。

本编原名《安福部始末记》，一名《祸国记》者，从众情也。安福真能祸国乎？国之祸耳。

本编记载，除电报、公文照原件登录外，其余皆搜罗各方面资料，参以己见，融会运化成一家言。盖因事多绪繁，用夹叙夹议之法，方免拉杂散漫之弊。篇幅虽短，涵义无穷。阅者注意。

# 上 编

## 安福部之缘起

民国九年八月三日奉大总统令 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历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政府以为党见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树铮、曾毓隽等称兵构乱，所有参预密谋，筹济饷项，皆为该部主要党员。观其轻弄国兵，喋血畿甸，肆行无忌，但徇一党之私，虽荼毒生灵，贻祸国家，亦若在所不恤。是该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著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即将该部机关实行解散。除已有令拿办诸人外，其余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如设有该部支部者，并著各该省区地方长官转飭一律解散。此令。

命令一颁，举国人心大快，而吾反生一种感想。何也？集会、结社，共和国民有自由权。诚如明令所言，安福俱乐部

犹是集会结社耳。即云具有政党性质，亦不过自由结合之一团体。既非法定机关，有何能力与政府抵抗。若政府认为不应有此一团体存在，则二三警察之力，即可解散之而有余，何至上烦元首特下明令。吾不料安福俱乐部临死之末日，犹煊赫如此，无怪其强盛时势焰滔天也，未免为群恶增声价矣。究竟安福俱乐部有何魔力，构成种种罪恶，我国人知之否？

自古神奸巨蠹，当其恶迹昭著，罪已贯盈时，无人不欲食其肉，寝其皮，燃腹为灯，饮头为器。然当其作恶之初，犯罪之始，必有所凭借。利用时机，由渐而至，又必有最复杂之远因、近因凑合成之，乃能偿其大欲。所谓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国人第知安福俱乐部当诛，亦思制造成安福俱乐部之罪恶者，何在乎？大祸临头，追咎祸首。吁，已晚矣！

民国成立，国民党势力最大，党部遍全国，议员占多数。当时与之角立者，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之三党者，合则足与国民党敌。袁世凯知其然也，乘梁启超加入共和党之时，以金钱为饵，合并三党改为进步党，以抵抗国民党，此为吾民国党争之始。适袁世凯用梁启超之谋，解散国民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进步党亦同归于尽。其间破坏《约法》，凌蔑国会，强奸民意，恢复帝制，造成军阀，皆于此时发现。袁氏暴亡，梁启超等又以抛弃《约法》，停废国会，施行军政十年之策于段祺瑞，遂酿成张勋复辟之变。张勋既败，共和复活，西南各省拥护《约法》，要求恢复国会。谷钟秀等主张以旧法

改召新国会，为调停办法。冯国璋颇赞成其说，段祺瑞亦未尝反对。惟梁启超等极力不以为然，谓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华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由段祺瑞手造之另一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况旧国会不良，由于国会组织法不善，倘不先组织一种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未有不蹈旧国会覆辙者。冯、段韪之。梁启超乃谬引《约法》，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通电各省督军征求意见。除西南各省外，皆复电赞成。议定每省五人，密令各省长官指派，而临时参议院竟告成立。于是有所谓安福俱乐部者，乃于此时萌芽于政治舞台矣。

袁世凯利用进步党以排国民党，及国民党解散，进步党亦如秋扇之捐，金钱资助一概停止，绝不一顾。筹安会成立，进步党无形消灭矣。梁启超虽为弃妇，不甘岑寂，收合进步党余烬，成一研究系。其主张废弃旧国会，选举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者，皆研究系垄断政权之阴谋，惜金钱势力，远不如袁氏利用进步党之时。临参议长一席，梁善济失败，不得不让安福俱乐部独步。然则推波助澜，造成安福俱乐部命运者，梁启超也。

安福俱乐部组织之初，系民国六年八月在安福胡同梁宅，主持者王揖唐、曾云沛诸人。当时不过一寻常俱乐部耳。请宴叫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义，不用安福部名义。与交



通系之韩家潭梁宅，同一性质，同一规模，无足异也。且以党为讳，用俱乐部名义为标志。说者谓自袁氏解散国民党，政党遂为政府所忌，而洪宪之筹安会，又为国人诟骂，故不敢明目张胆结合政党，恐亦后来文饰之词。其初实联络私人，为投机之活动而已。其后徐树铮因军事失败，转而谋政治上竞争，以巨款收买议员。王揖唐为贩客老手，即以安福胡同梁宅为收罗场。于是安福胡同内，车如流水马如龙，人如蚁赴，门如市，极一时之盛，俨然成一党之机关部。因俱乐部在梁宅，而梁宅在安福胡同，人之赴俱乐部者，皆曰安福。口头之习用已惯，遂以其地名其部，此安福俱乐部之缘起也。后迁太平湖，亦名安福者，则势力已成，以为发祥地而不肯改耳。或谓王揖唐安徽人，曾云沛福建人，故合两省以名其俱乐部。是说也，王、曾个人有此心理，或未可知；而俱乐部中人，多以为地名之关系而已，无甚深意也。

## 安福部之扩张

王揖唐包办选举，以安福部为枢纽，是为安福部活动之始。民国七年夏，国会召集在途，总统选举之期亦近，徐树铮先拨现款一百五十万元为特别经费，派员分赴各省，制造选举。每人

先领运动费一万元，到省后制造出议员若干，然后陆续酌拨接济，于是参院议员踊跃效命。该部挟金钱魔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局面亦渐扩张。国人稍关心政局者，无不知有一安福俱乐部为操纵此次选举之机关。报纸中亦时揭载其大名矣。

此次新选举之进行，作俑于研究系梁启超等，成功于安福部王揖唐等。安福部愈扩张，研究系愈嫉忌，卒因势力不敌，又见国民反对者多，因风转舵，改抱消极主义，不露头角，一任徐、王办理。徐、王正利用此人弃我取时机，肆行垄断，积极进取。其结果之佳，竟得有议员三百八十余人，殊足自豪哉。

羽翼既成，安福胡同一小小俱乐部，竟一跃而为独一无二之多数党。即交通系五十余分子，亦兼收而并蓄之，概予容纳，其发达可谓极矣。于是党安福胡同之老巢，地小不足以盘旋，乃大启尔宇，卜迁太平湖之清室醇王旧邸。从前进步党全盛时代，曾以月纳四百元租之者。沈沈府第，堂哉皇哉！安福部之局面一变矣。召集开会，亦有时称太平湖俱乐部者，而安福俱乐部之名不废也。

安福部虽如此扩张，然除拓殖议员外，无足纪述者。即以包办选举论，除研究系、交通系稍与竞争外，其余各政团对于此次选举，认为非法，不甚赞成，无出而抗衡者，故倖成竖子之名。至于安福部内幕，本无党纲，亦非有政策主义号召结合，只以三数军人政客，欲增长一部分势力，慷慨解囊，制

造多数议员，谋运用新国会之便利，以逞其雄踞政权之野心。王揖唐主持于外，曾云沛主持于内，拥戴一徐树铮指挥一切，如斯而已。两年以来，该部虽乘时发达，而各省不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一党员。王揖唐本有旧统一党之资格，亦未闻旧统一党员加入安福部。称之为政党，未免过于抬举矣。安福部切近之要图，在选举总统。后来之目的，在组内阁，握政权，谋私利。即与西南旧国会对峙之心，亦甚薄弱。其扩张也，私人团体势力之扩张耳，非党务之扩张也。

## 安福部全盛时期

吾欲纪全盛时期之安福俱乐部，忽感触起一事，不能不先补志于此者。本编定名何以称之为安福部？忆安福炙手可热之时，对外发出文件，居然自称“本部”，大有阁部口吻，不知其为何种法定机关，妄自尊大如此。故吾以安福部名篇，下文纪载亦省称为安福部。褒欤？贬欤？亦滑稽之文字而已。

何时为安福部全盛之时？若以党派竞争论，则梁士诒出〔一〕参议院之后，似可谓为安福全盛之时。溯与安福部同时之政党，曰新交通系、曰旧交通系、曰研究系、曰讨论会，皆先

安福部而成立者。研究系于争选举时已失败。讨论系持消极主义，处旁观冷静地位。新交通系早已投降。惟旧交通系梁士诒尚占一部分势力，为参院长，旋亦不安于位而去（阴谋见下）。后有己未俱乐部，思与安福部抗衡，不过昙花一现而已。若就党言党，固可以旧交通系之让步为安福部全盛之时也。然以吾观察，不敢冒昧推尊安福部为政党。其包办选举，制造多数议员者，盖欲继任总统由其掌中产出为第一目的（阴谋见下）。该部迭次宣布成绩，皆自夸选出总统为莫大之功。如其愿以偿，则应以安福部产生总统之时为其全盛时期。因后来安福部在政界发展种种势力，胥在乎此，是不可以不志。

民国七年九月四日，为安福部选举总统之期。先期，安福部为各方面之运动，决定推戴徐东海（阴谋见下）。由其一手经理之国会议员，合两院组织一总统选举会，复得交通系之赞助。临投票时，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以疾辞主席，让于众议院议长王揖唐（阴谋见下）。是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林立。居民商店，奉警察厅传知，俱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志庆也。上午八时，议员陆续报到，参观者座为之满。徐树铮亦亲临旁听。安福部特派议员李庆芳专司稽查不出席者，特备汽车十辆，往来于会场各招待【所】之间，敦速劝驾。十时，振铃入座，议员到者三百零三人，未足法定人数。十时二十二分，到者已

有四百十九人。参议院长梁士诒布告开【会】后，即让众议院长王揖唐主席。梁院长退入议员席，由王主席抽签，举出十六人为检票员，参、众各半。议员投票时，参观者循例退出，议场键门，内外断绝交通。至十二时十五分，议场门启，则投票毕矣。参观者重入席。检票员检票。数得四百三十六票，与投票人数相符。依票唱名，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唱名毕，王主席报告，徐东海得票，超过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依法当选为大总统。全场鼓掌。研究系之蓝公武、黄群等，亦随众鼓掌。徐树铮在参观席上，喜形于色。于是安福部十月胚胎之总统，遂呱呱坠地，喜可知也。

徐东海之总统，完全由安福部胚胎而出，无怪安福部之居功。双十节日，安福部议员踉跄跻跻拥戴东海老人就职。凯歌齐唱，贺电纷驰，正安福部意得志满时也。不料同时生有反响，大扫安福部之高兴者，则西南各省，不承认新国会选举总统是也。

**军政府通电** 百万火急。北京冯代总统钧鉴：李步军统领、各省督军、省长、各都统、各护军使、各镇守使、衡州吴师长、常德冯旅长、北京徐菊人先生、天津熊秉三、张敬舆先生、通州张季直先生、上海海军蓝总司令、武昌海军杜司令、厦门海军林司令、各省议会、各商会、各报馆均鉴：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

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认之余地。乃与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票，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周知。军政府政务会议。卅一。

**孙洪伊通电** 广州参众两院、军政府总裁、各省护法军将帅、各省督军、省长、各团体、各报馆公鉴：自国会破散，《约法》毁裂，凡北京一切非法机关，根本上绝不成立，此护法军所由兴也。顷者报载北京有称为新选举出之总统者，夫国无论君主民主，元首继承，皆必有一定程序，不可移动，而国乃可安。吾国旧为君主政体，孔必正名，《春秋》大居正。故凡帝王嬗统之际，有不如法者，史家胥以僭伪屏之。甚至如唐玄幸蜀，肃宗以太子即位灵武，犹为议者所不予，以其授受之际不明也。民国总统，有正当之选举机关，载在《约法》。武力派以己意窜改法典，私制议员，此只可视为私人机关。以如此机关执行选举，而可谓之总统，比之君主时代，是莽、卓、丕、裕不为篡窃，燕棣、萧鸾可称继体。民法：不由合法婚姻产出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者为私生子。私人如此，岂国家而可由私生总统耶。（中略）法兰西第三次共和成立，君主党麦马韩为总统，国会迫使辞职，而法之民主国体始固。防微杜渐，计之不可不豫也。呜呼！武汉失图，本初之前车可鉴；海西犹在，许龙之妖计频闻，今苟奉此人为总统，法律上不啻承认非法之机关，政治上且将为复辟之张本。现正式国会已依法集会广州，国家正统有托。此等紫色蝇声，当然在屏斥之列。惟望我南北官民一致主张，上维国宪尊严，下保国民人格，则天下幸甚，国体幸甚。孙洪伊叩。虞。

西南各省无论如【何】反对，俱不足以动安福部之心。惟当时有一种骇人消息，谓徐东海非能永久低首下心于安福部者，将来必有对待之计画。经有人献策于东海，宜牢笼新旧交通系，以便将来控制财政。此时应与段派亲近（段派不尽安福），对于冯派（当时未分直、奉）及西南方面亦须极力敷衍，操纵三方面以烘托自己之势力，然后当一任大总统方有意味，不至蹈黎、冯之覆辙。东海已为此说所动，自被选后，除见客外，时常闭目垂睛，独坐一室，若有无限深思者。安福部闻之，不能不惊心动魄。所谓极盛之时，即伏衰败之根，月满则亏，理固然欤。

更有一节，令全盛时之安福部美中不足，留为后日失败



之因者，即副座不能产出是也。

徐树铮之计画，本欲正副总统俱由安福部一手包办。无奈副座资格有冯国璋、张作霖、曹锟三人鼎足于其间。安福部对于冯，本处反对地位，举〔去〕冯已不成问题，惟交通系梁士诒与冯颇有关系耳。即以张、曹而论，安福中亦不能一致。刘恩格等欲举张，王印川等欲举曹，而徐树铮则欲操纵于张、曹之间。梁士诒则欲乘曹、张相持不下之时，为冯收渔人之利（徐梁阴谋见下），故卒至两败。其余更有主张以资格武功为标准者，有主张以拥护及善后为交换者，有主张留此席以饵西南者。议论愈歧，枝节愈多，更无结果。迭次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卒以延期表决，多数通过，副座问题，遂搁置不谈。

安福部议员有三百八十余人之多，在两院宣言，自夸为多数党者，何以有不足人数之事，此又不可不加以考察也。盖由安福部系一种势力之结合，无政党贯彻之精神，人数既多，资品不一，党中隐隐大别为三级：第一级领袖如徐、曾、王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第二级各课及各招待所之干事，供领袖指挥传达命令；第三级豢养服从而已。当副座问题不能解决时，梁、王两议长屈尊遍访各招待所。有感受不平待遇之分子，公举代表陈述不平之意见。略谓：我辈对于副座问题之主张，与两议长同，极愿随议长之后，深信俱乐部议员，亦同此意。惟议会中议员之资格，无分彼此，而俱乐部则有